

寻找“精神家园”：欧阳修“颍州情结”探论*

阮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州 350007)

关键词: 欧阳修; 颍州情结; 精神家园; 人生悲情

摘要: 欧阳修中年自请来颍州为守后, 便把颍州定为终老之地。离开颍州后, 他写下了诸多思念颍州, 表达归颖愿望的诗作。颍州的魅力是欧阳修思颖的显性层面。思颖实际上就是思隐。对故乡缺失的家园情感也移聚到对颍州的思念中, 思颖又是思家。归隐情怀与家园情感最终共同融注到思颖之中。思颖是对宦海风波、现实无奈的远离, 对宁静淡泊而又自由稳定的精神家园的寻找。激发欧阳修寻找精神家园的因素即他的人生悲情, 其现实来源有三: 健康状况的衰退、政治理想的失落以及亲人故交的零落。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1-0105-06

Seeking Spiritual Home—Analysis of Ouyang Xiu's "Yingzhou Complex"

RUAN J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Key words: Ouyang Xiu; Yingzhou complex; spiritual home; life pathos

Abstract: Ouyang Xiu decided to spend his rest years in Yingzhou City since he was asked to go there as a satrap in his middle age. After leaving there, he wrote a lot of poems to express his wish to return Yingzhou. The dominant reason is the Yingzhou City's charm and his nostalgia for Yingzhou is actually his longing for seclusion for his homesickness is also expressed in Yingzhou and combined together. His nostalgia for Yingzhou is isolation from reality and search for free spiritual home. It is caused by his life pathos, decline of health, loss of political ideal and scattering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皇祐元年(1049), 43 岁的欧阳修自请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为守,《思颖诗后序》自述:“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1]卷44}离开颍州后,他写下了一批思念颍州,表达归颖愿望的作品。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欧阳修由京都出知亳州,上任途中至颍州停留。他扩建宅第,修葺旧居,为自己终老此地做准备,并应颍州知州陆经所请,翻检诗稿,将第一次离颖后所写的十三首“思颖诗”,刻石立于州署,撰写了《思颖诗后序》。熙宁三年(1070)八月,由青州赴蔡州任上,道出颍州,他又以足疾为由,在颍州滞留了一个多月。九月,他将亳州及青州任上创作的 17 首思颖诗,编辑成《续思颖诗》,序中称:“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

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获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欧阳修的“思颖诗”共 30 篇^[2],以治平四年(1067)作者赴亳州过道留颖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文以“思颖诗”为切入点,结合诗人生平经历来探析其“颍州情结”原因。

颍州的魅力——欧阳修系情之处

首次离颖赴应天府的途中,欧阳修云:“道途无阻,行已及陈,时时得雨,舟中不热。自过界沟,地土卑薄,桑柘萧条,始知颖真乐土,益令人眷眷尔。”(卷 147)欧阳修眷恋颍州,其中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方面。

(一)客观因素 北宋时的颍州,“襟带长淮,控扼陈蔡;东连三吴,南引荆汝;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淮海内屏,东南枢绝。”

收稿日期: 2009-03-12
作者简介: 阮娟(1983-),女,福建仙游人,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正德颍州府志》卷一)^[3] 颍州处于二京之交, 水路交通比周围各郡更便利。颍水由西北而东南贯串全州; 淮河在州南一百二十里, 东过颍州南乡, 与汝水合, 又驰入正阳下流与颍河合; 西南有汝河; 州西有黄河。水路贯通, 地势开阔, 农业发达, 在当时是富庶之地。欧阳修赴亳途中经颍州时给长子欧阳发的信中说: “酒则绝佳于旧日。巨鱼鲜美, 虾蟹极多, 皆他郡所无。至于水泉、蔬果, 皆绝好, 诸物皆贱。闲居之乐, 莫此若也。”(卷153《与大寺丞发》其三) 颍州不仅是“鱼米之乡”, 且民风淳朴、风光秀丽, 又有“平湖十顷碧琉璃”的西湖, 风光秀美。欧阳修《忆焦陂》云:

焦陂荷花照水光, 未到十里闻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 秋水鱼肥鲙如玉。清河两岸柳鸣蝉, 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渔翁酒家保, 金龟可解不须钱。明日君恩许归去, 白头酣咏太平年。

焦陂荷花, 清河岸柳, 在思念中倍加美丽; 八月新酒、秋水肥鱼, 亦令诗人更加怀念。

(二) 主观因素 欧阳修知颍前曾任扬州太守。扬州繁华, 世代艳称, 但欧阳修来到颍州后, 却是别样的感受:

菡萏香清画舸浮, 使君宁复忆扬州? 都将二十四桥月, 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

欧阳修偏爱颍州, 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庆历八年(1048)冬, 他在扬州因行道家内视之术损伤双目, 酿成目疾。扬州是大郡, 官员往来频繁, 政事烦多, 他不堪重负, 因而自请小郡颍州。颍州政简物丰, 契合了疾病中的欧阳修对平淡悠闲生活的追求。知颖期间的悠然闲适, 一方面源于政简事少, 另一方面也源于良好的人情氛围。欧阳修爱赏颍州西湖,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西湖。《正德颍州志》载: “欧阳修知颍州, ……因吏伤, 奏免黄河夫万余人, 筑陂堰以通西湖, 引湖水以灌溉民田, 建书院以教民之子弟。”欧阳修并不因颍州为小郡而轻视政事, 疏浚西湖, 兴农桑水利, 建书院, 这些措施造福一方, 深得民心, 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 “庆历后, 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 世莫敢有抗衡者。”^[4] 作为文坛领袖, 欧阳修所到之处, 往往有众多的追随者, 来到颍州也不例外。通判吕公著为宰相吕夷简之子, 欧阳修与其父在朝时政见有分歧, 但不

因此排斥吕公著。《宋史·吕公著传》云: “通判颍州, 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后修使契丹, 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 首以公著对。”^[5] 正是这种不因怨隙推挽后进的高尚品格, 使更多的文人雅士、青年才俊慕名而来。是时, 徐无逸、徐无党兄弟, 焦千之、魏广、王回同在门下, 刘敞、刘放因丁父忧居颖守制, 诸人日相从游, 欧阳修还建聚星堂, 宴饮赋诗, 一时称盛。^[6] 这种赋诗论文风雅闲逸的生活是许多官员所钦羡的, 也是欧阳修“颍真乐土”的重要内容。

思隐与思家——“思颖”的深层意蕴

(一) 思颖——归隐情怀的另一种表达

将欧阳修思颖诗与回忆洛阳、滁州的诗作相对照:

我昔初官便伊洛, 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 幕府最盛多交朋。园林相映花百种, 都邑四顾山千层。朝行绿槐听流水, 夜饮翠幕张红灯。(《送徐生之澠池》)

三年永阳子所见, 山林自放乐可胜。清泉白石对斟酌, 岩花野鸟为交朋。崎岖涧谷穷上下, 追逐猿穴争超腾。酒美宾佳足自负, 饮酣气横犹骄矜。(《伏日赠徐焦二生》)

对洛阳的回忆是对朋友与青春, 对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的回忆。回忆幽谷, 回忆丰乐亭、醉翁亭, 回忆当时醉翁之态, 处处是滁州生活的印记。思颖诗中却绝少提及知颖时期的具体生活, 试看欧阳修的思颖之语:

决计不宜晚, 归耕颍尾田。(《偶书》)

吾已买田清颖上, 更欲临流作钓矶。(《归田四时乐春夏二首》其一)

有田清颖间, 尚可事桑麻。安得一黄犍, 幅巾驾柴车。(《清明》)

待君归日我何为, 手把锄犁汝阴叟。(《小饮坐中赠别祖择之赴陕府》)

感事悲双鬓, 包羞食万钱。鹿车终自驾, 归去颖东田。(《秋怀》)

颖田二顷春芜没, 安得柴车自驾还。(《表海亭》)

这些思颖之语更多的是指向未来在颍州的生活。如果说忆洛阳、滁州主要是对过去豪纵潇洒生活的回忆, 交织着怀念与时光不再来的怅惘感伤; 那么, 思颖诗则往往是在不如意的现实引起

的人生思索后，欲图疏离眼前生活、化解忧愁悲伤的一种方式，对过去颍州生活的怀念隐含在对未来宁静淡泊生活的向往之中。

在诗人的思念想象中，未来在颍州的生活是赶着黄犊，驾着柴车，手把锄犁，临流垂钓。思念颍州，实际上思念的是颍州所代表的远离现实名利纷争，宁静淡泊的归隐式田园生活。思念颍州的感情和回归田园山水的思隐情怀已相互交融：

买地淮山北，垂竿颍水东。稻粱虽可恋，吾志在冥鸿。（《下直呈同行三公》）

轩冕非吾志，风霜犯客颜。惟应思颖梦，先过穆陵关。（《晓发齐州道中二首》）

可以说，思颖就是思隐，归颖之愿也正是归隐之愿。

除了思颖诗，诗人离颖后也有大量并未指明颍州的思隐诗，先依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至和元年（1054）——治平四年（1067）赴亳州前（与前期思颖诗相对）：《述怀》《内直晨出便赴奉慈斋宫马上口占》（卷十二）《白兔》（卷五十四）《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持二首》（卷五十七）《感兴五首（斋于丰泉宫作）其一》《和圣俞感李花》（卷六）《忆鹤呈公仪》（卷十二）《奉酬扬州刘舍人见寄之作》（卷七）《答梅圣俞大雨见寄》《圣俞在南省监印进士试卷，有兀然独坐之叹，因思去岁同在礼闱，慨然有感，兼简子华景仁》《和武平学士岁晚禁直书怀五言二十韵》（卷十三）《送刘虚白二首》（卷五十七）《寄阁老刘舍人》（卷十三）《试笔》（卷五十七）《夜宿中书东阁》《斋宫尚有残雪，思作学士时摄事于此，尝有闻莺诗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之二》（卷十三）《初寒》《崇政殿试贤良晚归》《感事》（卷十四）。

治平四年（1067）——熙宁四年（1071）致仕前（与后期思颖诗相对）：

《游太清宫马上口占》《岁晚书事》《球场看山》《题东阁后集》《日长偶书》（卷五十七）《答和王宣徽》（卷十四）《出郊见田家蚕麦已成，慨然有感》（卷九）。

这些思隐诗内容结构和情感意绪的流动与思颖诗十分相似。欧阳修已把颍州定为归老之地，这些诗中的思隐之想在潜意识中可能是指向颍州的，但严格说来，只是广泛意义上的思隐诗，而不是思颖诗。古代士人普遍存有山林之思、归隐

之念，但很多时候只是欲图超越现实，表达高洁之志和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是一种心理精神的需求。欧阳修亦是，颍州之前思隐诗的归隐意识是短暂的、模糊的、抽象的，是一时情感的遥想，并不是真的想归隐。随着年龄、境遇的变化，激发触动归隐之思的各种因素重重出现并不断增大加深，欧阳修的归隐情怀也由涓涓细流汇作沧澜大海，最终成为主要的思想情感。在这个过程中，颍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他思隐之念具体的物质承载，他的思隐不再是空想。把思颖诗放入离颖后的思隐诗中来看，治平四年前的十几年间共作思隐诗32篇，其中思颖诗13篇；此后到致仕前的四年间思隐诗24篇，其中思颖诗占17篇。这个比例不仅可以看出诗人归隐情怀越来越浓，更可见晚年归隐情怀越来越集中地凝结到思颖诗中了。最终，归隐情怀已经成为诗人主要的情感而不是一时的情思，思隐便是思颖了。

（二）思颖——家园情感的最终凝聚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的故乡在江西，按常理，致仕后应归故乡，他自葬母亲郑夫人后却不复回乡。洪本健《欧阳修致仕卒葬未归江西刍议》一文指出，欧阳修致仕卒葬未归故乡是有当时社会背景，北宋大臣告老未归乡者并不只有欧阳修，如杜衍、范仲淹、吕公著、苏轼等。^[7]但犹有可论者，欧阳修的寻根之思是强烈的，在颍州时他搜访家谱，并于晚年完成《欧阳氏谱图》。嘉祐年间，他七次上疏乞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希望就近营茔吉州泷冈墓地，只是一直未得允。但他想去江西也仅仅为了营茔父母墓地，至于致仕居住之地，仍念念不忘颍州：

江西得请在旦暮，收拾归装从此始。终当卷簾携杖去，筑室买田清颖尾。《有赠余以端溪绿石枕与蕲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胜其乐。奉呈原父舍人、圣俞直讲》）

政策允许可以不归故乡，但并没有禁止归故乡。可以不归故乡，但可以思乡。但欧阳修的确是只思颖，几乎不思乡。这和他的生活经历相关，欧阳修出生于绵州（治今四川绵阳），当时父亲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四岁丧父后，他又随其母往随州（今属湖北）依叔父欧阳晔，此后便一直在随州长大，直到天圣年间登进士第。为官后，他便辗转漂泊各地，乞知洪州又终不得允。他虽祖籍吉州永丰，又自称庐陵人，其实一

生中基本未在祖籍地生活过。可以说, 欧阳修对江西吉州有潜在的家园意识而无显露的家园情感。从某种程度上说, 在他乡是“客”, 回故乡也是“客”。实体性的“故乡”和“客”的意识相互冲突, 加倍产生身在故乡的孤独感, 也加倍促使着他重新寻找另一个“家园”。中国人的“家”是温暖稳定的象征, 飘泊在外的游子思念家园, 其实心理需求的成分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 对“家”的思念是对“家”所代表的温暖与稳定的渴望。试看欧阳修赴亳州途中经颍州所作的《再至汝阴三绝》:

黄栗留鸣桑葚美, 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 白首重来似故乡。

十载荣华贪国宠, 一生忧患损天真。颍人莫怪归来晚, 新向君前乞得身。

水味甘于大明井, 鱼肥恰似新开湖。十四五年劳梦寐, 此时才得少踟蹰。

黄栗留(鸟名)、桑椹、紫樱桃、麦风、水甘、鱼肥——这是一幅恬静安宁的田园生活图景。由受到种种束缚的状态终于回归到了天真本性, 魂牵梦绕终归来。对家乡江西吉州缺失的家园情感凝聚于颍州。如果说家园有双重含义, 一是指物质之家, 即实体性的故乡故园, 二是指精神家园, 是陷入困顿中的个人对人生归宿的追寻。那么欧阳修的思颖无疑是属于后者, 他把颍州选定为归田之所, 营造宅第, 正是“营造”自己的“家园”, 为晚年找到一个安顿心灵的处所。“自怜思颖意, 无异旅人愁。”(《谒庙马上有感》)——知青州时思颖的愁绪就如同漂泊在外游子的乡愁了。

归隐情怀与家园情感最终一起融注到思颖之中, 欧阳修思念颍州, 从本质上看, 思念的是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摆脱了现实种种社会关系的束缚, 摆脱了人生中的种种无奈, 是一个稳定的宁静淡泊、自由自在的世界。这才是欧阳修思颖诗的内在意蕴。这还可以从思颖诗的另一极——对现实人生的失落中得到印证。

欧阳修的人生悲情——寻找精神家园的内因

没有对现实人生的失落, 就不会有对精神家园的苦苦祈盼, 欧阳修也就难对颍州如此魂牵梦绕。但人生悲情作为对整体人生的感悟, 并非在

某个时候某个事件才触发的, 应放入其全部的人生进程来观照, 才不致孤立片面。欧阳修诗文中多人生悲情的倾诉:

30岁: 那堪多难百忧攻, 三十衰客一病翁。
(《题荐严院》)

39岁: 人生一世浪自苦, 盛衰桃李开落间。
(《镇阳残杏》)

44岁: 人生一世中, 一步百险艰。(《感春杂言》)

48岁: 清霜一以动, 众木少坚劲。物理固如此, 人生宁久盛?(《述怀》)

53岁: 人为动物, 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 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 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 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 黝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 欲与草木而争荣?(《秋声赋》)

65岁: 人事从来无处定, 世途多故践言难。
(《寄韩子华》)

历代文人多感叹生命的短暂, 欧阳修更强调现世人生的各种苦难加速了个体生命的衰亡。而这种认识是他毕生思索情感经历的沉淀。大致而论, 欧阳修人生悲情源自三个方面。

(一) 健康状况的衰退

欧阳修可谓是早衰多病之人。36岁所作的《送吕夏卿》便有“嗟我今年已白发”之语。滁州任上, 四十岁便“苍颜白发”, 自号“醉翁”。到了颍州, 更是“奈何乖离才几日, 苍颜非旧白发增。”(《伏日赠徐焦二生》)来到颍州后, 母亲病逝, 他为卜葬事忙碌苦恼, 又因守丧食素患上腰病。眼疾更给欧阳修带来恐慌, “但恐由此遂为废人。”(卷147《与王文恪公乐道》其一)疾病带来的不仅是外在的生理衰退, 更引起心理的变化。离颖后, 他反复感叹道: “壮心销尽忆闲处, 生计易足才蔬畦。”(《寄圣俞》)“壮志销磨都已尽, 看花翻作饮茶人。”(《依韵答杜相公宠示之作》)在京期间, 他给朋友的书信中更常常感叹不堪疾病的折磨而想远离繁杂事务, 嘉祐四年(1059)他因病移居城南, 《与赵康靖公书》云: “今夏暑毒非常年之比, 壮者皆苦不堪, 况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 在告(请假)数十日。近方入趋, 而疾又作, 动辄伏枕, 情绪无惊。深思外补, 以遂初心。”治平二年(1065)春, 他患上淋渴疾, 复发眼疾, 韩琦、曾公亮欲荐为枢密使, 但他力辞。他官位屡升,

却不减归隐之念，其中当然有远避宦海风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疾病衰老，是健康状况不允许自己再继续追求功名，“某患病难名，凡老疾，或目或耳，不过一二。诸老之疾，并在一身，所以归心不得不速也。”（《与王文恪公乐道》其六）。

欧阳修思颖诗中，叹老之语俯拾皆是，如：

孤怀念时节，朽质惊衰病。（《述怀》）

少壮务贪得，锐意力争前。老来难勉强，思此但长叹。（《偶书》）

自惭窃食万钱厨，满口飘浮嗟病齿。（《初食鸡头有感》）

齿牙零落鬓毛疏，颍水多年已结庐。（《书怀》）

生理变化引起心理变化。衰老的无奈更常常扩展到人生的无奈，进而产生人生短暂渺小感。“煌煌腰间金，两鬓飒已白。有生天地间，寿考非金石。”（《感兴五首》其二）“向老光阴双转毂，此身天地一飘蓬。何时粗报君恩了，去逐冥冥物外鸿。”（《球场看山》）面对少年人的热情和繁华的场景，他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得酒虽能陪笑语，老年其实厌追随。”（《寄阁老刘舍人》）“少年相与探花开，老病惟愁节物催。”（《闻沂州卢侍郎致仕有感》）

（二）政治理想的失落

庆历新政是欧阳修一生最为踔厉风发的时期，当新政失败，面对朝廷各种异议，他深切地感到“身荣责愈重，器小忧常溢”（《班班林间鸠寄内》）。至和元年（1054），48岁的欧阳修由滁州回到京都，七月，权判吏部流内铨，九月，迁翰林学士。二年，奉使契丹。嘉祐二年，知礼部贡举，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礼部侍郎，又拜枢密副使。六年，升参知政事封开国公。七年，更进阶正奉大夫，官位愈来愈高。从功名看，欧阳修位极人臣，本不该有什么政治上的失落感，便他给刘敞的信中却言：“某区区于此，忽复半岁。思有所为，则方以妄作纷纭为戒；循安常理，又顾碌碌可羞。”（卷148《与刘侍读原父》其二十）。他的政治理想不是一己之显达，而是儒家“外王之道”的最高政治理想——王道理想。此时新政人物零散殆尽，重振革新十分艰难。虽然官位屡升，理想难成的失落感却始终萦系于心，加上危机四伏的朝廷斗争，他的忧患意识愈加浓重。至和元年，他初回

京判吏部流内铨。才六日，就为宦官所忌，出知同州，最后以修《唐书》的名义才留在了京师。留京风波后所作《述怀》云：“惭无羽毛彩，来与鸾凤并。铩翮迫群翔，孤唳惊众听。”他深感自己像一只孤鹤在长空哀鸣，使人听到惊诧，因而动了“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渔艇”的念头。治平三年正月，濮议之争起，吕诲、司马光等指濮议为邪说，斥欧阳修为“豺狼当路，奸邪在朝”，言辞十分激烈。次年，御史中丞彭思永、御史蒋之奇又以“帷薄不修”诬蔑欧阳修，事情连及长媳吴氏。他连上章自辩，并杜门俟命，神宗亲自诘问，虽然澄清了这场风波，但他的声誉受到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功业难成，宦海沉浮，使身在朝廷的欧阳修苦闷忧愁，归颖之念十分急切：

报国无功嗟已老，归田有约一何稽。终当自驾柴车去，独结茅庐颍水西。（《下直》）

报蒙三圣知，贪得过其量。恩私未知报，心志已凋丧。轩裳德不称，徒自取讥谤。岂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寄答王仲仪大尉素》）

既然政治理想的实现如此困难重重，君恩难偿，身居高位只是尸位素餐，还不如尽快退居颍州。

（三）亲人故交的零落

天圣九年（1031），25岁的欧阳修娶胥偃之女，不到两年，胥氏夫人病逝，年仅17岁。次年，欧阳修再娶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不幸一年后又逝，年仅十八。30岁前，欧阳修在仕途上刚刚起步，还未遇到大挫折，但接连的丧妻之痛给年轻的欧阳修以巨大的打击。《题荐严院》云：“那堪多难百忧攻，三十衰客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断肠来此哭东风。”一生中共有八个孩子夭折，也让他倍尝失去亲人的痛苦。此外，友人的逝去也让常感到生命之有限脆弱。天圣年间，欧阳修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与尹洙、梅尧臣等人同在钱惟演的幕府中，以诗歌相唱和，过着文酒诗会的豪纵生活。当他来到颍州时，却是“死生零落余无几，齿发衰残各自嗟。”（《酬孙延仲龙图》），洛阳旧友辞世者大半。庆历八年，他一向赞赏的石曼卿（991—1041）、好友苏舜钦逝去。嘉祐五年（1060），相约归颖的朋

友梅尧臣去世。《哭圣俞》云：“三十年间如转眸，屈指十九归山丘，凋零所余身百忧。”故友凋零殆尽，一种天地之间一过客的孤独感便时时袭上心头。身体日衰，儿女多病，更让他忧心忡忡。治平元年，他又丧一女，“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卷92《乞外任第一札子》）第二年，因大雨，全家惊奔，只能暂时寓居寺院，他因此而连上三表乞避位。

治平四年的“长媳案”风波，犹如一副催化剂使欧阳修抽身而退的心意更加坚定。在转走亳州、青州、蔡州期间，他连章告老，诗中的思颖主题被不断强化。熙宁四年（1071）五月下旬，他上《再乞致仕第三表》后，整装待命，志在必归。6月11日，终于获允，11日，他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7月，65岁的欧阳修终于回到了颖州，实现了多年心愿。

欧阳修知颖时作有《梦中作》一首云：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诗分写秋夜、春宵、棋罢、酒阑四个不同的意境，诗以梦题，显示是梦里光景，主题隐晦不易捉摸，但恰因其模糊而传达出一种曲折而复杂的情怀。梁遇春在《天真与经验》一文中说：“必定要对于人世上万事万物全看淡了，然后对于一二件东西的留恋才会倍见真挚动人。宋诗里

常有这样的意境。欧阳永叔的‘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全能够表现出这种依依的心情。”^[8]对欧阳修而言，由种种人生悲情而激起远离政治，倾向自然，远离繁华，倾向淡泊的“回归”意识。一次次的思颖，正是一次次陷入难以排解的悲情时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最终，他把这个精神家园凝定在颖州，吟唱出一曲又一曲的思颖之歌。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2] 阮娟. 欧阳修颖州诗考[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4): 6-9.
- [3] 刘节. 正德颖州志[M]. 影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63.
- [4] 刘德清. 欧阳修纪年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19.
- [5]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36.
- [6] 韩西山. 欧阳修颖州聚星堂燕集赋诗考述[J]. 江淮论坛, 1999(4): 85-92.
- [7] 洪本健. 欧阳修致仕卒葬未归江西刍议.[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1, (4): 37-40.
- [8] 梁遇春. 春醪集[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5: 122.

责任编辑: 凤文学